

中日韩经济协同:后疫时期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器

■ 姚为群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如在短期内找不到病原体、特效药物,有效疫苗还未被成功开发并应用,科学家认为此次疫情大概率会延续两到三年,也可能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经济学家判断,疫情对经济增长已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全球产业链角度看,社交隔离会造成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中断,从全球供应链角度看,社交隔离会造成商流、物流的停顿,从而导致现有主流全球价值链活动无法循环。

面对疫情全球蔓延,在中日韩三国政府和人民努力下,疫情防控成效显著居世界前列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工复产。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互为一带一衣带水的邻邦,人文交流源远流长,三国间文化距离几乎为零。中日韩三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万亿美元,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0%;货物进出口总值达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货物贸易总值20%,中日韩三国间双边进出口约占其中10%。因此,中日韩三国的复工复产,不仅为三国国民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动力,也为稳定世界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协同始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得益于中国沿海开放战略与东亚“雁阵分工”模式的融合,尤其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和2000年12月中国入世,包括中日韩三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生产网络日臻完善。诚如世界贸易组织和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东亚贸易模式与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跨国公司的引领下,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按工序被分割成若干阶段或环节,区域内各国各地区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和其比较优势专门从事不同的生产阶段或环节的任务,形成了垂直分工型产业链。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首先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的资源丰富国家建立供应链,依靠来自近岸的大量生产资源满足国内制造业的需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一方面仍继续依赖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生产资源,另一方面也开始向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供应中间产品。

2000年入世前后,凭借与韩国企业和海峡彼岸的台商间的强劲生产联系,中国融入了东亚区域供应链。在2005年左右,网络中心由日

本完全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间产品的核心市场,在中国生产的最终消费品销往美国 and 欧洲国家。面向中国的供应链高度分散和复杂,还包含了其他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可观的增加值。

中国出口所具备的竞争力,不仅归因于其劳动力比较优势,而且还源自其从其他东亚国家消化复杂中间产品的能力,这些中间关键产品最终体现在标有“中国制造”的商品中。东亚各国各地区通过相互间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构筑了区域供应链,形成了在岸和离岸相结合、集成创新+制造、中日韩三国制造业为基础的近岸区域生产网络。尽管东亚生产网络存有大量的垂直分工型产业链,随着如轿车、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等传统制造业成为网络成员的支柱产业,基于技术复杂度的水平分工型产业链也在网络内形成。

同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国跨国公司借助两条发源于日本的核心供应链,一是马来西亚,另一个是新加坡,通过“服务外包+采购”模式,第一次将东亚与北美两个生产网络的供应链连接起来;之后,美国跨国公司又通过投资、服务外包

和采购在菲律宾和中国建立了新的供应链,将以“集成创新+制造”为特征的东亚生产网络与以“原始创新+采购”为特征的北美生产网络全面无缝链接起来,构成了世界主流全球价值链之一的东亚—北美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舍难分的洲际经济共同体。

由此看来,中日韩三国间经济协同不仅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基础,更是北美、西欧,乃至全球大量最终制成品的供应源。这就要求中日韩三国提升协同水平,坚持贸易投资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在“WTO+”的基础上推进“WTO X”。

因此,要考虑到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中加入稳定区域生产网络的约束性条款,根据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的特点,形成以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保护知识产权为基础,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普适性规则,让中日韩三国不仅成为后疫时期东亚生产网络的稳定器和区域经济的推动器,更要成为后疫时期全球价值链、世界经济推动器。

(作者系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投资环境

韩国将扩大非接触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韩联社近日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后,网络流通已成为非接触经济的核心产业,今后将扩大非接触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把建立流通大数据基础、扩充先进物流基础设施、机器人和无人机的创新商用化等作为三大政策方向。他表示,首先将建立流通大数据,供制造商、分销商和IT服务开发商共同利用。政府目前正在就贴有条形码的商品建立资料体系,今后将扩大到网上流通商品,计划到2022年把目前的64万个商品信息增至400万个。政府还将积极支持网上专用高端物流中心进入产业区。

新西兰鼓励扩大对木材加工业投资

新西兰政府官网日前报道,新西兰政府支持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在新西兰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出《投资新西兰木材加工》招股说明书,以鼓励“大本地和离岸投资。新林业部长肖恩·琼斯表示,政府对林业和木材加工业的前景十分有信心。新西兰的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希望投资者有兴趣成为可持续、高价值行业的一部分,这有助于支持新西兰向低碳经济过渡的目标。报道称,该行业面临一些短期挑战,但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并希望开发更多高价值产品,因此中长期前景很乐观。

尼日利亚计划对外国数字服务商征税

据尼日利亚之声报道,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计划对外国数字服务提供商征税,例如视频流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向尼日利亚人提供数字内容下载并以奈拉创收的公司。财政部长扎伊娜卜发布了一项针对2020年公司所得税的命令,旨在对在尼日利亚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某些外国企业的服务或数字交易征税,Netflix、Facebook、Twitter、阿里巴巴和Amazon等都被认为是征收对象。新规定将适用于一年内从尼日利亚获得2500万奈拉(约合6.94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的公司以及在该国具有尼日利亚域名或网站地址的公司。

(本报编辑部编译、整理)

展现世界 展示精彩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集团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CENTER GROUP CORPORATION



斯里兰卡逐步复工后,中国企业专门安排“复工大巴”接附近工人返回科伦坡上班。图为被中国企业接回复工的当地工人在科伦坡项目工地工作。

新华社发 中建三局供图

中企克服疫情影响实现两大项目启用获盛赞

本报讯(通讯员 李子 杨振铎)近日,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承建的库勒珀立交桥、阿利玛总医院两大项目启用,特多总理基思·罗利连续两天出席启用仪式,对中国企业克服疫情影响,顺利完成项目表示赞誉和感谢。

阿利玛医院项目于2015年6月开始施工,是中国铁建首个集设计、施工、设备采购和培训为一体的医院工程,建成后将成为该国规模最

大、设备最先进的医院之一。经过近5年的建设,到2020年3月,项目即将建成交付之际,特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也开始严峻起来,全国实行了“居家令”。

3月17日,铁建国际接到阿利玛医院项目业主请求,希望尽快交付100张床位、2间手术室、重症监护室及消毒中心、包括透析设备在内的病房床位和设备。这意味着要在10天内将一所即将竣工交付的普通医院改建成专

业的传染病医院。在特多全国歇业停工的特殊时期,铁建国际承担起了“战时任务”,他们克服人员组织和设备材料运输效率低等困难,先后投入150余人,累计加班上万工时,保证了急病房及设备如期交付。基思·罗利在考察该医院应急防疫设施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阿利玛医院项目为特多人民提供了最高级别的防护!”

中国驻特多大使宋昱旻也出

席了仪式。宋昱旻表示,相信该项目将为特多抗击疫情作出贡献,期待中特合作不断深化,为共建“一带一路”结出更多硕果。

“对中国铁建实施团队的付出和专业表示由衷感谢!”在库勒珀立交桥项目移交仪式上,基思·罗利也表达了对中国铁建国际集团的高度赞誉,并表示项目完全满足规划目标和设计标准。项目的快速、高效实施,使得国家基础设施向民众期盼的方向迈进。

该项目于2017年10月签约,2019年初正式开工,位于特多首都西班牙港市东部,是中国企业在特多首个立交桥项目。项目团队先后克服设计标准差异、交叉施工作业、主体结构高效落实等系列困难;疫情期间,采取营地封闭管理、体温检测、全员佩戴口罩、施工队伍分区管理等防疫措施,最终顺利实现通车,成为特多建设速度最快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汪力成:

塑形“中国创造 全球制造”的新时代

■ 本报记者 张凡

汪力成分析说,在中低技术含量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未来十年将会逐步形成几大区域的分布集群:中国 and 韩国、日本的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加深,而不是减弱;以泰国、越南、印尼为主的东南亚地区,在制造业上不可避免地崛起;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地区也将迅速崛起;以墨西哥为主的北美地区将成为美国的产业回撤地;以摩洛哥、突尼斯为主的北非地区将逐步成为欧洲国家产业梯度转移的集聚地。

“未来的大趋势一定是尽可能贴近下游用户,靠近最终消费市场。对于不可避免会部分或全部转移出中国的供应链,相关企业应主动应对,积极参与供应链格局的重构,继续保持话语权。那些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上游的供应链,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它不可能移到外面去,否则它的竞争力反而弱了。”汪力成说,未来十

年,是全球化经济分工调整的十年,对于中国各行各业庞大的产能而言,仅仅靠国内市场是无法消化的,“该走出去就要走出去,该留下来就要留下来,该升级的就要升级,这是一个腾笼换鸟的过程。”

这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除了需要保留、提升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势产业、优势供应链以外,也需要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供应链环节嵌入到调整以后的全球供应链中。

按照汪力成的经验和看法,在目前的状态下,适合走出去的产业、企业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国内赛道已经非常拥挤,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空间和竞争力的企业。如果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空间,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挤这条路;二是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即通过机器换人也已无法竞争的产品;三是下

游客户在欧美地区或已向欧美地区转移的产品;四是参与国际复杂产业链分工,但在供应链上没有话语权的企业;五是主要市场在中国,但供应链高度依赖海外资源的企业;六是容易被欧美国家列入反倾销或加税目录的产品。

“如果用这一场景设想,十年后中国境内的产业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上游集聚,优势将更加明显。这并不是让企业简单地把下游丢掉,而是把下游分布到全球不同地方,离客户、离消费市场更近的地方,这样竞争力会更强。”汪力成认为,这种转移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完成自身转型升级的过程。全球制造并不意味着制造业都转移到国外去,而是由中国企业创造、主导和拥有知识产权的产业,无处不在地渗透到全球制造业生态之中,最终实现“中国创造、全球制造”。

向四化靠拢 打造更韧性的全球供应链

本报记者 刘国民